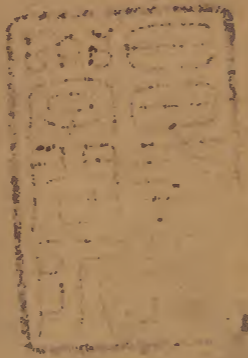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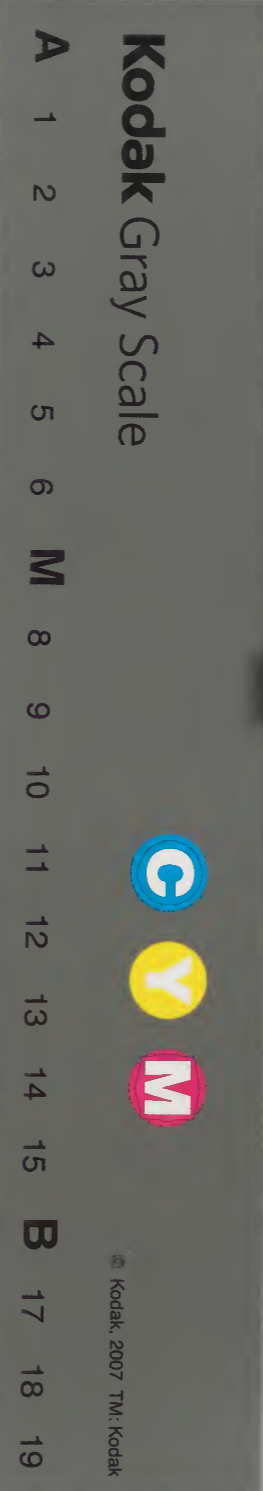
參定朱子語類



九	四	九	漢書門
二	七	一	
冊	架	函	號類

九	四	九	漢書
二	七	一	
函	冊	架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20 ( 8 )
函號	298 253



十一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十

淺草文庫

異端

老莊列 十二則

老莊之書解注者甚多、無一人得其本義、某若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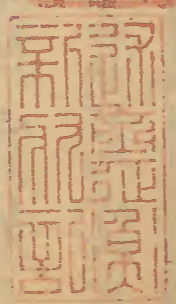
出便別、只是不欲

老子云、谷神不死、谷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

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

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

玄牝者、謂是至妙之牝、不是尋常之牝。



朱子語類 卷十一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精剛完全。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上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便是殺人亦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強安排。其源流實如此。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

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說得曲盡。早服者。謂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

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

老子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  
必自治之自有人與之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  
犯手如子房爲韓報秦攬掇高祖入關及項羽  
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  
做後來定太子事亦自處閑地令四老人出來  
定之。按定太子是子房用處不自報仇乃其力  
不能蓋子房之才可以爲帝者師而不可  
爲帝也

因者君之綱事事但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

是用老氏之效然僅得其皮膚凡事包容因循  
而已老氏之學最忍閑時似虛無卑弱之人及  
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人支吾不任如張子房是  
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曉關之戰與秦將連和  
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忽回軍  
殺之此便是其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按兩番  
擊殺兵  
家機變古今能將多然未是  
子房深處亦未是老子術處  
莊子不知何所傳授却自見得道體蓋自孟子之  
後荀卿諸公皆不能及度亦須承接得孔門之

徒源流有自。後來佛氏之教，有說得好處，皆出於莊子。但其知不至，無細密工夫，少間却說得流了。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智者過之，如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直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後來人如何下得。

庚桑子一篇都是禪，其他篇亦自有禪語，但此篇首尾都是。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曰：莊子當時亦無人宗之，自在僻處說，其不說及孟子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于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異端。

楊朱卽老子弟子，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

楊朱則莊老在其中矣。

修養 七則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久後亦須散。但漸漸銷融，不覺耳。蓋彼能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唯有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神仙之說有之，只是那工夫難做，除非百事棄下方做得。

修養搬運事，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今之人傳

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人肥與瘠，怯與壯，律教之。未有不成病痛者。

道家修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心縮氣亦未為是，只要形神全不撓動。故老子曰：心使氣則強，纔使氣便非自然。只要養成嬰兒，如身在此坐，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工夫做。此其導引法，如消息皆是下策。

問真元外氣如何，曰：真元是生氣，在身上。曰：外氣入真元氣否，曰：雖吸入又散出，自有界限。但論

其理則相通

陰符經三反晝夜之說。如修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鍊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其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用字皆根據古書。其曰二用

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嘗周流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所定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為好。及觀之。不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

道教六則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巫祝。專理會厭

禳祈禱是經兩節變了。

道家有老莊書。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做釋氏經教之屬。道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三身而為之耳。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實有之真身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旨矣。而道家之徒。欲做其所為。遂尊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

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立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別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令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不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卷十一 異端 七



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

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武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因名北方爲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

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云有此神降遂封爲真君。

神煞之類亦只是五行旺衰之氣。但後人推得小太拘忌耳。見得破底好。如上蔡言我要有便有。要無便無。不曉底人只是孟浪不信。今世俗人信便有不信便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天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入來。

釋氏 六十六則

釋氏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佛家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平實。如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

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行以文其說。

佛家初來中國。多偷老子意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淨經。又却偷佛家言語。全做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卽是空。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空字。故曰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淨經中偷此句意思。却說無無亦無。只偷得色卽是空。却不曾會得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道家好處。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譎誕者攘莊列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今看圓覺經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

處。卽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列子相傳是鄭穆公時人。然穆公在孔子前。而列子中說孔子。則非穆公時人。乃鄭頃公時人也。

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前兩三卷好。其餘便是無說後強添。宋景文說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大誓語可笑。

楞嚴經當初只有阿難一事。及燒牛糞時一咒。燒

牛糞便如蕤蕭樣。後來有人祈雨後燒，亦出此意。咒便是他經。咒語想亦淺近。恐譯出則人易之。故其徒不譯。後來是房融注釋。添入許多道理。說得如此巧。佛書中惟此經最巧。然亦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按僧家講師只不講咒云原無可解故不可講講卽是錯此只是恐譯出淺易設端諱之朱子此語是昭膽鏡

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

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簡不見。伯紀子名績。讀書甚博。

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

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卽名佛皆是此意只是說箇無華嚴合論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有甚好處也不會厭今觀其言旁引廣論說神說鬼只是一箇天地萬物皆具此理而已經中本說得簡徑白直却被注解得越沒收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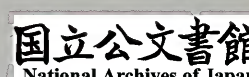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他說西天二十八祖舊時佛祖是西域人如何却會做中國押韻詩

佛經本是遠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異字人都理會不得他便撰許多符咒千般萬樣教人理會不得極是陋

晉宋間佛教漸盛然當時談義如遠師諸論只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一切掃蕩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達磨窺見此罅隙。故橫說豎說。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去。嘗見名寺中所画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渠魁。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彼視之一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未是無文王猶興者。但亦須

做箇特立獨行之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僅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任。決去無疑。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此是齋戒之學。一變。說出一般義理。及達磨入中國。翻了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趨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



之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國家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不出于文字言語之工。以爲道之要妙。不如釋老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惟唐之韓文公。本朝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足以盡見其失。然二蘇晚年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佛學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矣。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不同。道家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眼下却是。有。佛家都是無。已前也是無。眼下也是無。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若老氏只是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說玄空又說真空玄空便是  
 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  
 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故欲如  
 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  
 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  
 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為空為無理以空言似不若  
 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曰惟其無理是以為空彼  
 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

老壯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  
 理滅盡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走不得佛老雖滅人倫然自  
 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為子  
 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只護得箇假底聖  
 賢便存得箇真底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  
 不差孟子亦要存夜氣然須是理會且晝之所  
 為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非禮勿視聽言動。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他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曰不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在這裏運行。只是又有差處。如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又不及。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

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理這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各有其理。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不管橫來豎來。都認做

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個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覓。而訶斥之者。何也。曰。只是弄精覓。但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籠糲爾。又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嘗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曰。據公所見如何。曰。友仁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

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知性者知此而已。曰。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卽據公所見而言。在心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

若如釋氏說。夫子教人。亦只說視聽言動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止說居處執事與人便了。何故於下面著箇恭敬忠。止說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若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只直衝去。更不理會。須要理會坐之理當如尸立之理當如齊。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作用是性。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在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

禪家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亦說存養心性。但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各自有分別。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吾儒只是一箇真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但他只認得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

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叅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說來極濶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濶後來禪家自覺其陋翻轉窠臼

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問龜山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真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合下見得徧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他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雖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陷於徧而不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既見得徧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

辭知其所離遁者是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說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諛耳。因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簡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

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旁底意思。便是不同。便見你底不是了。

作用是性。雖云釋氏之學如此。他却是真箇養得。如云說話底是誰。目視底是誰。凡一語默一動

息無不見得此性、養得此性、或問他雖見得、如何能養、曰見得後、嘗在這裏不走作、便是養。今儒者口中、雖嘗說性是理、不止於作用、然却不曾存得、養得心與身、元不相管攝。佛氏所以六七百年、其教愈盛者、緣他却嘗在這身上、他得這些子、卽來欺負你秀才、無一人做得似他。今要做無他、只就四端擴充、便是孟子說存心養性、其要只在此。

釋氏之徒、爲學精專、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學者一時一日之間、多少間雜念慮、如何得似他、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其次第。

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父母未生時面目、旣見、便爲已有、死後亦不失。譬舊屋破倒、卽自挑入新屋、故黃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

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  
公共底便只隨天理去無分毫私見。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  
問亦取謝氏嘗惺惺法之語是同是異曰謝氏  
之說地步濶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禪者  
所見只看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  
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  
去救彼却不然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  
便是昏了主人翁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

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動念方始名爲  
初發心菩薩他所惺惺要如此惺惺字則同工

夫則異

按此二條所記禪者立心禽獸不如聖世必誅無赦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  
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  
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王質則雖殺其  
父母亦以爲嘗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是偶  
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文末爲因報之說云汝  
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

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愛為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之便是無緣之大慈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饑餓則捨身以食之大雅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即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為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只說既生之後。

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教是胡明仲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大雅云于頔在傳燈錄為法嗣。可見曰然。按佛若如此只是箇好諛小人今諸經與其徒說皆如此此便是其徒自行

問禪僧有鳴鼓升坐死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握不卧牀席耳。別無他說。近世王日



休立化此人極不好貪汗異嘗他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為下者

程氏說野狐精正以為不足貴

達磨說禪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說假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甚有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

甚麼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此是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達磨面壁靜坐後來又翻得許多禪盡掉了舊時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濶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為形

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只是形而下者他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

箇高禪縱高殺亦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莫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自演義漸窮達磨來掃除之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其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爲禪不悟者爲顛雖爲禪亦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渠

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雖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杲老以為不然。著正邪論排之。其後杲在天童。了老乃師尊禮拜。杲遂與之同。及死為之作銘。問渠既要清淨寂滅。如何不坐禪。曰：渠又要有悟。杲舊甚喜子韶。及南歸。貽書責之。以為與前不同。今其徒輯杲文字。將正邪論及與子韶書。都節去。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乾矢橛。栢樹子之類。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專思量這一路。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叅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禪家愛說無頭當底話。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

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人到千仞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又行得。自是其資質好。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為人與俗人無

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睥面盎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却云。彥沖修行。却不會禪。寶學會禪。却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按佛初不教人修行。今禪學如此。非第正道之賊。亦佛之賊也。

釋氏須灼然看破他底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

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却是法門也。

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且如昔日老南和尚。後生行脚時。已有六七十人隨他參請。凡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未得去。遂特往訪之。至石霜。頗

聞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後又思量。既到此。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衆入室。揭簾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爲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才交談。便被楚圓降下。此等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定不肯詭隨人也。今日士大夫。都是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自然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抹其心之陷溺。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禍

福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其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自守。不爲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辭章之學。如何拔得那利欲底窠窟動。或問今世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你平生所藉以取利名者。到此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請兩箇僧來住持。也被他笑。或問今亦不消學他。只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是。只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低。

問釋氏說報身是如何。曰。是他成就効驗底說話。看他画毗盧遮那。坐千葉蓮珠。嘗富貴。便如吾儒說聖人。備道全美相似。釋家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爲膏液。散爲珠琲。以驚動世俗。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釋氏言性。傾此于彼之說。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逐了他。受他血陰。就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

朱子語類 卷十一 三十一  
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他說人生是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上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物事。既死。此物事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看來伊川說是。

德粹問世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此屋可封。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造橋。修道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按此說至當。不易顧。

除之須漸而不激微而無跡程朱立義而未及法者也韓子立法而不可行者也愚於學言政教篇略備本末以俟後世

釋氏有靈怪處多是真偽相雜他不貪財不好色不重死生亦可降伏鬼神如六祖衣鉢說移不動這只是胡說果如此何不鳴鼓集衆白晝發去却夜間發去

邪法者咒人小兒稍靈利者便咒不倒

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咒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咒全是想

法。西域人誦咒。如叱喝。又爲雄毅之狀。亦如巫者作法相似。今汀州人多爲巫。若巫爲祟。則治之者全使不行。後世被佛法橫入來。非特人爲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沒理會了。蓋世間鬼神亦多是喫酒喫肉。漢見他戒行精潔。方寸無累。如何不生欽敬。大乾廟所以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亦必有所謂勸善大師。緣人之信向者。旣衆。鬼神亦只是依人而行。活潑潑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爲佛家



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為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

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或是寶氣，又或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聞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而甚細，僅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佛，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

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炤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炤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耳。峩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向送葬，開善望見兩山之間，有光如野燒，從地而發，高而復下，問云：其山舊有銅坑也。

道謙言：大藏經中言禪子病脾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無事。

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逋逃淵藪。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婦。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杲老乃是禪家之俠。

今年往莆中弔陳魏公。迴途過雪峰長老。升堂說法。且胡鵲過。及至接人。却甚俗。只是一路愛便宜。纔說到六七句。便道仰山大王會打供。想見宗杲亦是如此。

僧家上可以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出入其間。不以爲恥。

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却待缺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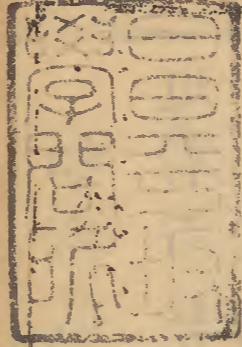
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佛教者然  
 實謬為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  
 應處按焚其書即退之所立之法也然不如設  
 法使少其人少之又少以至於無則其書  
 自冷落漸滅矣蓋亦須廟堂之上聖賢相繼數  
 十百年乃能除此千餘年之大懿也值開創之  
 運則差易為力

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  
 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  
 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不以為然當  
 初如何却恁撰下又如偽作韓歐別傳之類正

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賊耳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叅某僧後有得  
 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為洛學嘗疑石林  
 固不足信何故上蔡亦如此說向見光老示及  
 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  
 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靈源與潘子真帖其  
 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談說無存養工  
 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當初學者亦只是說  
 不曾就身上做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

便謂伊川之學出於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中如退之之比。按存養工夫原出於孟子不徒竊孟子之說伊川爲孟子之事全不相干



規卷十一

